



穿越现实，颤栗的感觉

一直延伸入你的梦中

麦洁 ◎著

THE CRYPTICAL ANGEL
秘镜天使①

神秘城堡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秘境天使

I

心門城

黑猫社·麦洁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境天使.1·咒城 / 麦洁著. —哈尔滨：北方文艺出版社，

2006.8

ISBN 7-5317-2039-6

I . 秘 … II . 麦 … III 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9908 号

咒城

Zhou Cheng

作 者 / 麦 洁

责任编辑 / 徐秀梅 高 璐

封面设计 / 弘文馆 · 闫薇薇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40 × 960mm 1/16

印 张 / 17

字 数 / 220 千

版 次 / 200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0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2039-6/I · 1986

秘境天使① 咒城

目 录 CONTENTS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-|
| 一 | 噩梦 | 3 |
| 二 | 梦之源 | 11 |
| 三 | 异国 | 18 |
| 四 | 欢迎回来 | 26 |
| 五 | 沙漠强盗 | 34 |
| 六 | 合作 | 42 |
| 七 | 沙漠飓风 | 50 |
| 八 | 古城重现 | 58 |
| 九 | 神秘干尸 | 66 |
| 十 | 诅咒 | 74 |
| 十一 | 黑衣人 | 81 |
| 十二 | 迷烟 | 89 |
| 十三 | 再入古城 | 98 |
| 十四 | 轮回 | 106 |
| 十五 | 密室 | 113 |
| 十六 | 生天 | 122 |
| 十七 | 回家 | 130 |

秘境天使^①

地裂

目
录
CONTENTS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六月飞雪 | 137 |
| 二 | 水颖见鬼 | 145 |
| 三 | 失踪 | 152 |
| 四 | 面包店杀人事件 | 159 |
| 五 | 夜探面包店 | 166 |
| 六 | 夜寻 | 174 |
| 七 | 骷髅手 | 181 |
| 八 | 消逝 | 188 |
| 九 | 神秘光线 | 196 |
| 十 | 人骨化石 | 204 |
| 十一 | 无底深渊 | 212 |
| 十二 | 食人鱼 | 219 |
| 十三 | 逃离异度空间 | 227 |
| 十四 | 骷髅人 | 234 |
| 十五 | 隧道之谜 | 242 |
| 十六 | 面包店杀人事件真凶 | 250 |
| 十七 | 尾声 | 258 |



咒城

因梦而起，

我曾是最美丽的新娘，

穿着红色嫁衣裳。

时光变迁，

而你，

已经忘了我曾经的模样。

我要，

回到你的身旁。

秘
境
天
使

梦之缘起

《咒城》是《秘境天使》的第一篇，整篇小说的内容，来自于我的梦，不是一个梦，而是三个。

第一个梦里梦到了沙漠，我和一群人来到沙漠。沙漠旅馆，是四面是楼，中间用来放养骆驼的那种。楼道里光线很暗，和我一起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个很帅的男人，这应该就是后来萧达的原型吧。我们走在楼道里时，迎面忽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走来，她穿过我和帅哥之间，然后向帅哥露出迷人的一笑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她的手里有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，向帅哥的腰间直刺了下去……

梦里的感觉紧张而透不过气来。

第二个梦是我身穿着红色的长裙，骑在一匹马上，后面有一群人喊叫着在追我。我的马儿拼命狂奔，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悬崖，我是如此地慌张和不知所措，恐惧的感觉从梦里紧逼了出来。最后，牙一咬心一横，我就策马向崖下奔去……

前两个梦都是那一夜连着做的。

最后一个梦是在好多天之后，我梦见自己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街道是石板铺的，显出古老的感觉。街道两边的石屋有些粗糙，但却别有韵味。我心里很害怕，感觉自己进了一个“死城”，而石屋里桌椅板凳依旧，似乎人们刚离开。

其实，做梦也蛮不错的，真实而又过瘾，比看电影好，还可以自己做主角。

有兴趣的话，你不妨也来试一试？

【一】 噩梦

“啪”，“啪”。

这是一条幽长的街道，街道上铺着巨大的石块，在上面每走一步，脚步声都显得特别响，还有着空洞的回声。

这是一条死寂的街道，街上没有一个人——除了我。

可是，我总觉得在这空寂的街道上，有无数双的眼睛在盯着我，我的背上冒出一层又一层的冷汗。

我想离开这条街道，但是却没办法做到。这条路的尽头仿佛有什么在吸引着我似的，那是个巨大的磁场，而我被那属于我的磁性吸引着，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仿佛明知道尽头是毁灭，也不由地往前走。

.....

一片黑暗。

那种黑暗不是属于深夜的，那种黑暗是一点点光线也没有的那种，通俗一点来形容，就是伸手不见五指。不，这词还不足以形容那种黑暗，那种黑暗是，我把手指贴着眼睛放，都看不出来，只有感觉。

那种窒息感又适时地降临了。

完全没有空气，我不能呼吸，肺仿佛要爆开似的。我拼命地张开嘴想呼吸，我的手在空中四处挥舞，仿佛溺水的人想抓住最后的稻草。





I

“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”耳边是嘈杂的声音，所有的声音都在说着同一句话，那句话由几万人，或是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同时说出来，如潮水般冲击着我的耳膜。

“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穿破了这嘈杂声，直透进我的耳膜，温柔而清晰。

终于，肺在我的胸膛里爆裂，我用手死死地抓住胸口，那一瞬间有种想把胸口扒开来的疯狂想法……

“啊！”我长长呼了一口气，从梦中醒来，瞪眼看着黑暗。

我伸手在床头柜上摸到香烟和打火机，叼一根在嘴上，点着打火机，打火机的火光让我刚从最深的黑暗里回来的眼睛有些不适应，我眯了眯眼，灭了打火机，就着点着的香烟，深深地吸了两口。

“我受够了！”烟在肺里转了一圈后，从我的鼻孔里喷了出来，我于是恶狠狠地在黑暗中对自己叫着：“我受够了！我受够了！我真他妈的受够了！”

吸完那支烟，我摸黑拿起床头的电话，伸手就拨了水颖的电话。

“叮铃铃……叮铃铃……叮铃铃……”电话铃不断地响，水颖就是不接电话，我也就是不挂机。死丫头，一定是今晚有帅哥陪着，做着春梦，不想接我这个无聊人的电话。哼，不接电话是吧，我就是不自觉，就要让电话一直响，就是要骚扰你！

我在黑暗中有点恶作剧般地笑起来。

这是我连续很多个夜晚做同一个噩梦后，第一次想找人倾诉一下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这个噩梦是从我18岁的某夜开始的，但开始是很长时间才做一次，后来这个噩梦就越来越频繁地在夜里出现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夜都开始做这个噩梦。噩梦最终总是以窒息的要爆裂肺的感觉而醒来，每一次在刚醒来时，耳边还隐隐地听到



梦中那不知道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人的呼唤：“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”

“要死！你又半夜吵醒我，真没人性！”水颖终于接了电话，她一拿起听筒就开始骂。

我从听筒里听到她的身边有个男人带着点不满的声音，我于是对着电话里大叫起来：“你这个有异性没人性、重色轻友的家伙！我快被噩梦折磨死了，你居然还在和帅哥缠绵！”

“天哪！”那头传来水颖夸张的叫声：“你半夜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对我说你做了个噩梦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我又没有帅哥陪着，那不骚扰你我骚扰谁呀？”我振振有辞地说。

“哦，My God！我真是被你打败了！好吧，我现在已经很清醒了，你不妨就说说你那个什么狗屁噩梦吧。”水颖这时和我吵倒来精神了，我从听筒里听到水颖身边不知道哪个不走运的帅哥在低声咕噜着。

“唉，算了，我不打扰你们的春梦了，你明天来我这儿再说吧。”我一边装做很通情理的样子，一边暗笑，这下水颖被我吊足胃口了。

“晕！我真是彻底被你打败了。行，就这样，我明天中午到，记得准备好好吃的。”水颖说着挂了电话，电话挂掉前我听见水颖在骂她身边的帅哥，“啰唆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”

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用好听一点的话来说，我是个自由撰稿人，用不好听的话来说，我是个不成功的写手。

我接各种与写作有关的活，比方帮杂志写那些矜持的作家们不愿写的稿，帮报纸写豆腐块大小的补白笑话，帮书商们改写盗来的知名作品，帮成名作家写我自己的东东却署上他们的大名……只要是写出来能有钱赚的事，我都做。



但并不是因为这样,你就要认为我的生活很贫苦。错了,其实我生活得很富裕,还相当悠闲。不过,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挣来的,那是拜托我自己有个美丽能干的老妈。

几年前我的父亲因车祸去世,我那美丽不凡的老妈的石榴裙下就拜倒了不少的男人。从这方面来说,我在我妈面前实在是自卑,我已经到了大龄的临界点了,但还没有男朋友,不是我不想,实在是我太懒,大多数时间我只喜欢猫在电脑前写东东。

我美丽的老妈左挑右拣,最后跟了一有钱的老外。

不过这老外继父大方得让我喜欢,为了保证我妈跟他出国后我不会饿死,他收购了我所在城市的一家大超市放在我名下,并从他公司找了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,他知道让我去管我一定会把超市卖了买盒饭吃。

水颖是我在网上认识的,我们在一个论坛里吵架骂娘谈男人。

后来我们知道大家是生活在一个城市里,就约了见面。见面的地点是一个城市夜酒吧,那算是我在封闭的生活中第一次见网友吧。在酒吧里我一眼看见穿得很性感的水颖,一下就喜欢上她了,后来她说,她的感觉也一样。

我之所以想把我的噩梦说给水颖听,是因为我感觉到我梦中的地方在哪里,我想知道是不是确切有这么个地方,虽然我现在在心里坚信是有这么个地方的。

还有一个原因,水颖是学考古的,虽然我一直不解以她的个性为什么在这个年代去学那些与烂骨头、破瓷片打交道的专业,但现在我心里却暗暗得意,这么难得的学考古的人也让我碰上了。

不过,水颖却没有什么实地考古的经验,她一直念这个专业到硕士毕业,一毕业就成了导师的助教,在导师外出考古时,她就忙着给导师的学生上课,帮导师找资料。但不管怎么说,她是专业的,这就比我强。





噩梦

水颖来的时候刚好是午饭时间，她总是算准了时间才来。

我做的几个小菜都是我和水颖爱吃的，这些菜放在托盘里，随意地扔在榻榻米上，我开了瓶干红，给水颖和我一人倒上一杯，就端了酒杯斜靠在墙角的靠枕上。

水颖坐在我身边不远处，我端起酒杯向水颖举了举，然后喝了一大口干红。水颖也举起杯，但是只优雅地呷了一下：“说吧，大小姐，你做什么噩梦了？”

水颖知道我不是个很矫情的女人，我对她说做噩梦，一定是比较可怕的，否则我不会说给她听的。

“你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吗？”我并没有向水颖说起我的梦，先问了她一个国家。

“知道，这是中东的一个小国家，现在还处于混乱时期，时不时还会有战争发生。”水颖想也不想地回答，“你的梦与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听我慢慢说。”我又喝了一口酒。

“我从18岁的一个夜里开始做这个梦，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次做这个噩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噩梦出现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，一直到最近，几乎每晚都会出现。”我再次进入了梦境中，那种寂寞和恐惧伴随着我对梦境的叙述，再次真实地出现在我内心。

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噩梦呢？”水颖开始好奇起来。

“那是一座空寂的城，应该是古城。每一次梦中的情景完全一样。城中没有一个人，除了我自己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。但我能感觉到仿佛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，可是，街道上和街道两边的房子里面却连条狗也没有。我就这样一直往前走，我仿佛听见很多人在某处呼唤我：‘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’他们用的绝不是我所懂得的任何语言，但是奇怪的是我就是能听懂。其中有个男人的声音特别温柔特别清晰，他也这样呼唤着我。而我，总是不





由自主地往前走。”仿佛我又回到了梦境中，冷汗从我的背上冒了出来。

“那城中的建筑是什么样的？”水颖没有发现我的异样，继续好奇地追问着。

“城中的建筑全是巨石盖成的，街道也是巨石铺成的。街道两边的房屋比较矮，有一小部分是在地面下的，能看见门口有向下的台阶。在这些建筑中，明显的有两幢建筑物很高大，一个是庞大的建筑群，一看就是宫殿之类的建筑，另一个是细细高高的圆顶的塔，作用应该是类似于教堂之类的，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心里就是知道。”我仿佛被什么催眠了似的，跟着水颖的问题往下说，我感觉现在就身处在梦中那个空寂的古城里。

“你就这样的街道上一直走下去？”

“不！不是。”冷汗已经湿透了我的衣服，我再次回到了梦境中，那种窒息感又向我袭来，“我后来就感到窒息，窒息到肺像是要爆裂开来似的。”我抓住了自己的领口，大口地喘着气，脸上像火烧的一样，我感觉自己是条离了水的鱼，手中的酒杯已经不知道被我扔哪去了，我只是想抓开我要爆裂的胸腔。

“紫约！紫约！”水颖轻拍着我的脸，“你怎么了？紫约，你不要吓我啊。”

“啊！”像以往每一次从梦中醒来一样，我长呼了一口气，那种窒息感和肺要爆裂感瞬间退去，我浑身汗透，脱了力似的半躺在榻榻米上。

我手中的酒杯掉在了一边，剩下的半杯红酒全泼在了榻榻米上，酒香在空气中轻轻地飘。

水颖拿了条冷毛巾给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然后敷在我的额头上。

“我没事。”我拿下额头上的毛巾，坐起来擦了擦身上的冷汗，“刚刚入魔障了。佛家云，业障。”



“你是产生了幻觉吧？”水颖小心地问我。

“可能是吧。”我又为自己倒了杯酒，喝下一大口，我镇定下来，“水颖，我相信我梦中古城是存在的，我感觉到它就在刚才我说的那个国家，我不知道那声音为什么会呼唤我去，但我想去看看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想去看？就是为了一个噩梦？”水颖有点不相信地看着我。

“是的，只是为了一一个噩梦，可我感觉到这噩梦中的地点真的存在，或说存在过，我觉得连那古城的名字我都能想起来，只是还需要点时间。”我又喝了一大口红酒，我这样简直不像是喝酒，而是，牛饮。“而且我每晚做这个噩梦，对我的影响太大，这样下去我会崩溃的，所以，我一定要弄个明明白白。”

“那……好吧，你想怎么开始？”水颖想了一下也不坚持反对。

“这就要你帮忙了，首先，你帮我查这个国家建筑和考古方面的资料，有和我梦中情景相似的资料就备份，然后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目前的情况，我想只有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结果。我有种感觉，只要我到那个国家，我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古城的位置！”我很快地说着，生怕水颖会改变主意拒绝我。

其实，我很早就开始留心各国的建筑了，希望能找到和梦中那些建筑差不多的，可惜我看遍了能找到的资料，没有发现哪个国家的古建筑（更别提现代建筑了）和我梦中的建筑相似，所以也只好麻烦水颖这专业人士了。

“天哪！”水颖张大了好看的小嘴，“你真的疯了，居然要去那个国家考察！你知道那里有多乱吗？在那里，生命是不受到保护的，随时会出意外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笑了，“我还没无知到什么也不懂的地步。可是，我必须去，如果不，我会一生做噩梦的。”

“唉！”水颖长叹了一声，“那好吧，我拿你没办法，只好帮你准备

充足一些了。”

“亲爱的你真好！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！”我搂着水颖的脖子在她脸上乱亲一通。

“谁让我常吃你做的菜呢，唉，吃了人家的嘴软啊！”水颖故意长叹着，然后她拨开我的手，“小心小心，被人看见了以为我们是同性恋呢。”

“是就是嘛，怕啥？”



【二】 梦之源

自从我决定了要去寻找那个梦中的古城后，那噩梦就不再那样让我窒息了，虽然我还是在梦中听到那个神秘的呼唤：“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回来吧！阿里朵朵娜！”

水颖不愧为专业人士，仅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就收集了一堆那个国家古建筑和考古方面的资料，还附带一张很详细的那个国家的地图。

正好学校里临近放假，水颖也没有什么事做，我们俩就猫在我的房间里查看那些资料。

可是，查遍了所有的资料，却没有找到与我梦中的情景有关的资料。

水颖不服气地把所有资料又翻看一遍，而我则打开那个国家的地图，呆呆地看着。那个国家和我们这泱泱的中华大国比起来，实在是太小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着地图，却有种亲切感油然而生，仿佛，我曾和那个地方有着无法抹杀的关系。

我不由地伸手轻轻抚着地图的表面。

忽然，我手一振，我感觉到了一股神秘的力量，我的手指就是不由自主地在地图上移动，那不是我自己愿意移动的，而是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支配着、控制着。



我又犹如进入了梦境一般，我的眼前随着手指的移动出现不同的景物，水颖和房间中的一切早就在我的视线中消失。

我的手指最终停在了地图的某一处。

“Sila。”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古城，我的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一个毫无意义的音节。

“紫约！紫约！你刚说什么？”水颖轻轻拍着我的脸，我再次从如幻境般的感觉里清醒过来。

“什么？我刚才说了什么？”我比水颖还要着急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。

“Sila，你刚才好像是发的这个音。”水颖疑惑地看着我。

“你不要怕，我只是在接触到某些东西或是想到什么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幻觉，所有的幻觉都是与那个古城有关的。”我笑了一下，“你再说一遍我刚才说了什么？”

“Sila。”水颖发出一个毫无意义的音节。

“Sila？Sila？”我出神地念着那个音节，觉得无比熟悉，“Sila……是了！”我叫起来，“西兰！那个古城叫西兰！我终于想起来了！”

“西兰？”水颖迷惑地看着我，“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。”

“在这儿！”我的手指居然一直指在刚才在地图上游走后停下的位置，“我刚才感觉到，那个古城，就在这儿。”

“你是说古城在这儿？”水颖的手指也指了上来。

我刚才一直在幻觉中，根本就没去看地图，现在水颖一说，我才低下头去看自己手指住的地图上的位置，一看我就晕了，天哪，那里明明是一个大沙漠啊！

我有些疑惑地收回了手指，抬头看着水颖：“可是，刚才有个力量带着我的手指一直来到这里。”

我和水颖无言地对望着。

这时，我的脑中忽然灵光一闪，我想起了以前为了写东西，我曾

